

## 月评

韩浩月

刚来北京的时候，住在亚运村北边一个叫龙王堂的村子。奥运会之前，那儿是彻底的农村，住着大批的北京土著以及少量的外地人。后来那一片的村子都拆了，建成了奥运村，拥有了阔气的鸟巢、水立方等等。奥运村建设的过程中，本地人、外地人大多都搬走了。

在龙王堂居住的那几年，是我离北京最近的时候。身边的房东一家就是北京人，街面店铺、菜市场，走到哪儿都能听到亲切的带着儿化音的北京话，时刻真真切切地提醒你你生活在北京。去工体看球，北京球迷震耳欲聋的加油声，把主场声势衬托得很浩大。但自从搬离龙王堂之后，就感觉离北京越来越远了。

在单位上班，大点的公司，还能遇到一些北京户籍的同事；小一点的单位，就很少见了。刚来的新闻同事里，有些是带着地方口音的，比如东北口音、河南口音、山东口音，但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地方口音就慢慢消失了，大家都默契地使用普通话。相处得熟一点后，闲聊的时候发现一个北京人，大家往往会一声感叹，“原来你是北京人啊”，北京同事便会笑笑，通常不会给出什么回应。

喜欢方言，每一个地方的方言都喜欢。但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里，方言的消失又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前几天，北京发布了一批“京城新语”，除了“朝阳群众”“西城大妈”这种很容易被分辨出来的地域词汇之外，多数的“京城新语”都是互联网味道很浓的词了，比如“任性”“神回复”“刷存在感”之类。于是有人说，随着社会变迁，这些年在北京涌现的新词，“儿化音”已很难找到了。

“儿化音”是老北京语的显著标志，俗称“京片子”，“猫儿腻”“倒儿爷”“倍儿”“颠儿了”“发小儿”“吃挂落儿”……这都是北京人的日常用语。在互联网普及初期，北京人也自创过流行语，比如“装垫儿台”（中央电视台），但在后来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新词创作当中，“京片子”失去了在互联网上的话语阵地。不止“京片子”，东北“大碴子话”、河南“中原腔”等地方方言，也一样淹没在互联网新词的潮流当中。

“儿化音”的消失，有网络语言冲击的原因，但归根结底，还得从“社会变迁”的角度看。1980年代，《北京晚报》曾开设一个“外地人谈北京”的栏目，其中有一期就刊发了一封外地读者的来信，称北京公交车售票员报站不讲普通话，听不懂口音很重、声音快而低的北京方言，后来北京公交系统就普及了电子报站器——这是个例，但很有代表性。

推动整个北京话被普通话代替的原因很简单，在这个政治文化中心里，减少语言沟通成本的最好做法就是大家都说普通话，“京片子”反倒累于“地域优势”成为最先被“消灭”的地方口音。

近几年来，北京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，如同旋转的陀螺会甩掉身上的尘土草叶一样，一切随着城市变化的事物，也在发生着不小的变化。比如“动批”等大量小商品市场的搬迁，北京副中心建设带动的人口转移，对“开墙打洞”行为的全城治理，对三里屯“脏街”的收拾等……“儿化音”的逐渐消失只是这股大潮流当中的一粒“小”事件。在专家们呼吁要保护某种事物的时候，通常这种事物已经失去了保护的基础，以“儿化音”为标志的“京片子”，终将消失在一个更加宏伟庞大的“新北京城”当中。

北京是老北京人的故乡，也被无数新北京人视为故乡。不少逃离北京的外地人，过了没多久又逃了回来。北京已经成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故乡。但在审视与这座城市精神连接的时候，人们又不由对“故乡”的含义产生了恍惚的不解与犹疑。北京土著觉得北京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老北京了，言语间有对“家园消失”的惋惜，而无论是在这里生活了一二十年还是初来乍到者，在北京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归属感，觉得早晚有一天还是要离开。“北京”由一个清晰的词，变成一个含混的词，她让更多人拥有了故乡和第二故乡，却又让同样多的人有了些属于游子的惆怅。

北京的建设无疑会更加现代化、国际化，她的城市生活也会更加便捷、舒适、美好，但她的“故乡”属性的确也在慢慢淡化。“一下雪，北京就变成了北平”，这句让人动心的话，也会渐渐失去它的感染力。“此心安处即是吾乡”，愿有更多人在偌大的北京，能够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意，在这座成长着的、扩张着的城市里，找到故乡的味道。

## 捉错园

**秦泰杰**  
（438）**“维持全家人生机”**，“生机”二字是错词；维持生活的办法，**正写应当是“生计”**。  
\*“生计”：牟取生活的办法；“生机”：生存的机会，二者不能混同。

（439）“他站在那儿**发楞**”，“发楞”在那儿“说”不通；精神恍惚在走神，**正写应当是“发愣”**。  
\*“愣”，音leng，去声，义走神、发呆；“楞”音leng，本指木头的边，多写作“棱”；“愣”“楞”音近，形似混同。

（440）“她**不止**会说英文”，“不止”一词是个错；不但，不仅系连词，**正写应当是“不只”**。

（待续）

# 不动声色

# 踏实而美好的习武故事

“我小时候，家乡还真有一种习武的风气，经常看到有些叔叔在那里比划。那时还没有青年外出务工潮，在漫长的冬季，年轻人会切磋一切技艺，武术大受欢迎，家长都希望孩子有能力防范未来的风险

母对我的评价是：“这孩子良善。”这是表扬，也是对我未来的担忧。

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想过用拳头解决问题，我的武林高手梦也就到拳击桐树干为止了。我小时候，家乡还真有一种习武的风气，经常看到有些叔叔在那里比划。那时还没有青年外出务工潮，在漫长的冬季，年轻人会切磋一切技艺，武术大受欢迎，家长都希望孩子有能力防范未来的风险。

二姨家有四个儿子，二表哥读初中的时候，和我睡一张床上，那时我还在读小学。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喜欢把脚趾聚拢猛抓我的肚皮，我鬼哭狼嚎地惨叫，而他却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。初中毕业后，他没有考上高中，也没选择复读，而是神秘地“消失”了。在姨夫的安排下，他去了少林寺。

这简直比考上大学还轰动，眼看着四个儿子一天天长大，姨夫开始谋划未来了，这是他全部的希望所在。我放假去姨妈家小住，看

# 北京的尘与霾

“根据老北京人的记忆，尤其是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记录，北京的气候条件总体并不算好，干燥多风沙，但却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坏的印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的四季》中说，北京的秋冬季节“天色老是灰沉沉的，路面上也老是灰的围障”。老北京人说，“风三儿，风三儿，一刮三天儿。”北京刮起风来，往往就要连续三天才肯作罢，夹杂着沙尘的七、八级大风很常见。

还有很多在北京住过的作家，都写过北京的风沙。鲁迅在日记中形容北平刮沙尘暴的情形：“风挟沙而县，日光作桂黄尘”；梁实秋在《北平的街道》中写道：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，这是北平街道的写照。还有人说，北京下雨时像个大墨盒，刮风时像个大香炉，不仅风沙大，空气也很脏。

这种情景，一直到十来年前还很常见。早些年来北京的人，都对北京的沙尘暴印象深刻，风沙一起，漫天黄色，迎风一喘气，背风一身汗。风沙过后，地上、车上、路边的绿植上，都是一层黄土，天然的沙画板，很多人在上面写字：“北京下土了”。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当时的人，还对北京的气候印象不错呢？这里面有情感因素，可能也

# 当“拗相公”遇到“司马牛”

“这两位先后执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，政见对立，性格却是同样执拗，身上都有一股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牛脾气。但对政治家来说，也许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并不是一种好的品格

史，不论哪一个国家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其财税结构总是会发生类似的变迁：1、从以农业税为主发展至以商业税为主。2、从以人头税为主发展至以财产税为主。3、从以实物税为主发展至以货币税为主。4、从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。5、从轻税率转为高税率（因为现代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远比古典政府复杂）。王安石的役法改革，实质上是将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。

但司马光似乎缺乏洞察历史大势的眼光，固执地要废除募役法。他的做法自然受到变法派的强烈反对，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章惇跟司马光一再辩论：“臣看详臣民封事降出者，言免役不便者固多，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，亦自不少。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，不为签出，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，事理分明”；“况此免役之法，利害相杂，臣今所言，非谓不可更改，要之，改法须是曲尽人情，使纤悉备具，则推行之后，各有条理，更无骚扰”。保守派中的开明之士其实也不赞同司马

# 踏实而美好的习武故事

和马修应该是同一时期的“少林弟子”，其实都是在少林寺外练武的青年。

二表哥的“少林”生涯持续了三年，从16岁到19岁，正是一个男人发育的关键时刻，他很少向人提起这三年是怎么度过的。一个说法是，他本来想学习更长时间，但是因为在北京时打断了一个当地人的腿，就逃回来了。这种“不光彩”，本质上当然是英雄行为，所以表哥学成归来，是整个家族的一件大事。

他的成名作很快就来了。表哥的村庄在本镇的边缘，邻镇有一个更大的村子，因为人口更多，在集市上也有更大的势力。斗殴发生在表哥一家与对方势力最大的一家，表哥弟兄四人，手持兵刃，一路进攻到对方家门口，并造成了人员受伤。对方住院治疗，而二表哥则进了看守所。

一番周折后，二表哥最终当上了村里的支书。但是让人们接受他的，以及他经常津津乐道的，并不是他的武术，而是他在一次风灾中的表现。他还为村里修了一条砖路，并且带着大家为村小修了二层的教学楼。这个小学，甚至在全镇最早购买了乒乓球台，这是锻炼身体新方式，孩子们不用再去找树干的麻烦了，在运动室就可以挥洒青春。如今，这座小学和别的乡村小学一样破败不堪了，但仍然能够看出表哥当初付出的心血。所以，他习武的故事，在我看来，仍然是踏实而美好的。

多年之后我才知道，二表哥根本没去少林寺，而是少林寺附近的塔沟武校。我看过一本美国人马修·波利写的《少林很忙》，写少林寺附近那些武校的故事，除了表演性的套路，很多人都在练习具有实战性的散打。二表哥

来，鼻子里都能搨出一个“小煤砖”来，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PM2.5，但有PM250。

这当然不是为现在北京的空气污染开脱，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环境问题。现在让人又恨又怕的雾霾，主要来源已经变成了工业和尾气污染，也就是颗粒更小的PM2.5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给人的感觉更可怕，对身体的损害也更大，戴口罩有时候也没用。

近十年来，北京的风沙明显少了，已经很久没见过“下土”的场景，但雾霾成了新的心肺之患。据科学家解释，这跟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。北京三面环山一面靠海，刮北风的时候，其实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，但因为城市越来越大，周边建筑越来越密，风就越来越少了。

风沙虽然少了，但空气流动也变慢了。再加上企业增多、汽车排放，各种污染物搅在一起，发生物理化学变化，雾霾不仅越来越频繁，毒性也越来越大。这可能就是北京风沙和雾霾的前世今生。

所以，钱钟书、梁思成夫妇因为北京空气好而回国，如果确实有这回事的话，也是因为当时北京人口没这么多，汽车和工业更少，清华大学之类又地处郊区，如果不考虑可以预防的风沙因素，空气质量肯定比现在好得多。

而与此同时，英美等国正处于工业化如火如荼的时代，空气污染问题也未引起足够重视，两相比较，北京空气质量好，自然就有了比较优势。所以，这让今人泪流满面的反差，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
除了风沙，还有灰霾，刮风时漫天沙尘，下雨时一地黑泥。所以在北京胡同长大的一位领导人说，那时候骑自行车去上学，一路下

## 周刊

LIVELY READING

有生命力的阅读

## 原乡

张丰

每个男孩子都会有一个当英雄的梦想。这一点并没有随着城市化而改变。在城市，小男孩们每天“突突突”个不停，他们梦想成为的对象可能是奥特曼或者蜘蛛侠，但是梦的结构仍然是一样的：成为高手，拯救人类。

乡下长大的男孩子，谁没练过几下武术？我小时候对自己的规划是硬功与轻功齐头并进。练习硬功，主要是用拳头击打树干，槐树的老皮太硬碰不得，我们会找桐树下手。握紧拳头，把二拇指关节突出来，猛击桐树树干，它会滴下水来。也许树也会痛吧，那流出来的就是眼泪了。

为了锻炼自己的勇气，我曾经用两根手指夹住小个儿鞭炮的底部，然后点燃，砰地一声之后，两根手指变得又黑又麻，回到家没敢夸耀自己的神功。我是幸运的，那时的鞭炮威力还很有限。

高中时有一个同学，小时候玩鞭炮被炸断了右手。他不但可以用左手答题，甚至还能用左手做引体向上，轻松做到10个以上。失去右手的时候，他一定非常绝望，但是却发誓练成独臂神功。在北京读书的时候，还见过一位同学，双臂都不在了，但是他用脚写字一样飞快，左脚夹笔，右脚可以撕下一截卫生纸。

如果有毅力，总能练出一点功夫来。不过毅力可能恰恰是我最缺乏的，在田里弯腰割麦子，几分钟我都坚持不了，这让我知道自己不是练武术的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完全不擅长打架，祖

## 新闻考古

丁永勳

有人看书发现了两段有意思的史料，发到朋友圈，很快就刷屏了。这两段出处很难考证的记载说，钱钟书夫妇和梁思成夫妇当年海外留学毕业后，都有机会留在欧美发展，但因为家人有肺病，所以选择回到北京任教，理由是，北京空气好。

北京空气好，空气好……很多人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确认之后，顿时泪流满面。

原来，那时候北京空气还很好，比英国和美国都好，甚至成了吸引高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，这跟现在好像正好相反。

那么，北京（当时叫北平）空气真的很好吗？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坏的？

根据老北京人的记忆，尤其是当时很多著名作家的记录，北京的气候条件总体并不算好，干燥多风沙，但却给很多人留下了不坏的印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文人笔下的北京，有两大特点被提起最多，一是春季特别短，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有个专门术语，叫“春脖子短”，冬天刚过去，夏天就来到眼前了。有时候岂止是“春脖子短”，简直是没脖子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春天往往是最美好的季节，草长莺飞、百花争艳，但北京几乎没有春天，这难道不是很悲剧吗？

春天短，秋和冬就显得长，但北京的秋冬季节，最大的问题是风沙多。郁达夫在《北平

## 大宋往事

吴钩

北宋熙宁年间，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，王安石发动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。熙宁变法涵盖了行政、社会与经济体制等层面的改革，就经济层面而言，新法可谓试图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足”的目标，历史意义非比寻常。

可惜在变法的过程中，产生了非常多的问题。比如市易法，即国家设立官营贸易公司，原本是为了“通有无、权贵贱，以平物价，所以抑兼并也”，防止大商贾把持市场、操控物价，结果却是：由于官营贸易公司垄断了市场，“凡商旅所有，必卖于市易”，导致“市梳朴则梳朴贵，市脂麻则脂麻贵”，“人皆怨谤”。

但面对同僚们对于变法的质疑，王安石却从不肯停下来听听反对者的意见，一意孤行，刚愎自用，因此得了一个“拗相公”的名号。不想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宋神宗英年早逝，年幼的哲宗继位，由同情旧党的高太后垂帘听政，高太后很快便召回旧党领袖司马光。

司马光执政之后，大举罢停新法，恢复旧法，包括以民间“无有不言免役之害”为由，废除了货币化的免役法（募役法），复行中世纪式的差役法。

平心而论，熙宁变法尽管存在着种种问题，但从整体来看，王安石的新法无疑顺应了历史演进的大势所趋。特别是募役法的推行，显然是历史性的进步。我们现在回过头看历